

烟台故事

# 画角朱旗汉将营

## ——记张謇进驻蓬莱后的军旅生涯

陈平

张謇是清末状元，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，他曾跟随清朝将领吴长庆当过8年多的幕僚。军旅生涯的历练和收获，为他以后高中状元、大展宏图奠定了基础。

张謇是1876年（清光绪二年）开始从军的，这一年他23岁。

### 遇袁世凯，三年同营半世情

张謇一到蓬莱，看到西方人所建的教堂“哦若蜚楼崇观，相望乎云表”，也看到蓬莱县学宫“焕而穹，其堂若庇，具修以飭”。其时，蓬莱县学宫刚历时八月、用费三千两银重修好，张謇深为感动，挥笔写下《重修蓬莱县学宫记》，高度评价蓬莱的悠久历史、发达文化和尊师重教、包容开放的风气。这或许也是他后来主张“教育救国”、重视和大办教育的重要启示和借鉴之一。

次年四月，袁世凯投奔庆军而来，吴长庆留袁世凯在营中候事，让他先读些书，并嘱张謇批改作文，当他的间业老师。没过几天，袁世凯神色慌张地告诉张謇，他来的时候带了几十个家中随从，以为吴帅督办海防，用人必多，也想谋个差事，但不好意思说起。这些人只好住在外面的破庙里，现在连饭都没得吃了，请先生帮忙。张謇为他向吴长庆说情，但庆军用不了这些人，就拿了些钱分给他的随从，遣散他们回家乡了。

今年正好有乡试，吴长庆建议

1880年（光绪六年）春，浙江提督吴长庆进京觐见皇帝，张謇随行，从江宁北行，登泰山，诣京师，经天津南回，历时两个多月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，开阔了他的眼界。

当时，日本加紧渗透朝鲜，法国入侵越南，俄国侵略我国新疆，国家安全形势严峻。是年冬，朝

袁世凯去考举人，袁不情愿，又不好当面拒绝。他读不进书，作文如涂鸦，字迹芜秽，不能成篇。张謇批改他文章，总是不很客气。见袁世凯办理军务颇为干练，张謇便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“帮办营务处差”，袁世凯这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。

后来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时，张謇称赞“慰廷（袁世凯字）颇勇敢”。他们两个一文一武，辅助吴长庆迅速取得了戡乱胜利。张謇与袁世凯同在吴长庆营中三年，交情颇深。张孝若在《南通张季直传记》中记了父亲张謇说过的一件事：袁世凯在朝鲜时，有一天忽然找到张謇，放下帐子和他密谈，说李王（朝鲜国王李熙）懦弱不足扶持，吴帅（吴长庆）胆小也难图大事，想取而代之，请张謇谋划主持。张謇听了，竭力告诫他不可妄动，又答应他决不告诉第三人，从此事可知那时袁世凯对张謇信赖之深。

袁世凯升官后主管留驻朝鲜的庆军，有些得意忘形，张謇和他的三兄张謇及同僚朱曼君十分气

愤，于1884年联名写信痛斥。有人说这是一封与袁世凯的绝交信，实际上，这封信里没有讲绝交，而是留有余地的。以后三十多年里，张謇对袁世凯多有批评甚至严厉的指责，也肯定其长处，总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持联系，发挥其积极作用。直至1915年袁世凯临死前上演称帝复辟闹剧，张謇才最终抛弃了他。

综观张謇与袁世凯的交往过程，先后合作成就了三件大事：一是辅助吴长庆平定了朝鲜壬午兵变；二是推动了君主立宪等清末新政运动；三是促进南北和谈、迫使清帝逊位、实现共和建国。特别是第三件事，缘于张謇与袁世凯在庆军中的交情。如果没有在蓬莱的这个遇见，清末民初的历史或许会重写。庆军因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而声名鹊起，也因出了张謇和袁世凯这两位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而令人刮目相看。当时庆军驻扎在登州，登州是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的出发地，也是张謇和袁世凯的发迹地。

地，迅速平定了这次兵变。当时张謇不到三十岁，在紧急情况下如此足智多谋，尽显青年才俊风采。庆军凯旋后，张謇与朝鲜友人在蓬莱阁欢谈纵论，并作诗《蓬莱阁感事》《驻军蓬莱阁呈节使》，其中吟道：“金宫银阙照东瀛，画角朱旗汉将营。去日楼船通海市，归来榭叶满山城。”这是赴朝平乱的史诗，充满了战斗和胜利的豪情。

### 妙定计策，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

1882年，朝鲜发生“壬午兵变”，日本侵略者借机出兵干涉。清朝应流亡的闵妃集团的请求，以宗主国身份派兵平定朝鲜内乱。

经过紧张准备，吴长庆率军于七月四日从蓬莱登船开行，经烟台、威海卫，渡海前往朝鲜。途中，张謇协助吴长庆与朝鲜使者金允植笔谈，了解朝鲜地理、军事、政治、人事诸情况，并为吴长庆“定戡

乱策”。这一戡乱计策切合实际并成功实施，庆军七月九日在朝鲜南部马山登陆，然后一路北上，抢在日军之前进入汉城。吴长庆十三日先入城礼见兵变当局，李翌应当天下午三点“出城答拜”，但一到庆军，立即被宣示朝旨，加以扣押，执送到南阳边境，星夜由丁汝昌用军舰送往中国天津。接着，庆军攻打汉城郊区兵变军人及其眷属聚居

### 拒绝荐举，不向纱帽下求生活

平定朝鲜“壬午兵变”，挫败日本侵略图谋，是晚清衰落之际难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。朝鲜国王李熙当即设宴犒赏张謇等清军功臣，并赠给张謇三品官服；后在汉城建“靖武祠”，岁时致祀，祠中立碑刻着清朝随征将士兵吏名单，张謇列幕宾首位。

张謇回国后写了《朝鲜善后六策》《规复琉球策》《壬午东征事略》等文，功名又加文名，一时声动朝野。清政府论功行赏，李鸿章、张树声、吴长庆合荐张謇为官，但被张謇拒绝。他说“吾辈如处女，岂可不择媒妁，草草字人”，表示“不向纱帽下求生活”。

朝鲜使节道园、浣西邀请张謇

担任朝鲜国王的宾师，并在登舟回国时，一再要求张謇同行，被婉谢了。张謇的才智品行，也得到朝廷清流派魁首翁同龢的注意和赏识，翁同龢甚至成了以后一直提携他的贵人。直到1884年（光绪十年）离开庆军后，张之洞、李鸿章还先后邀张謇入幕，均被致函“婉谢之”。

张謇无意于立功受赏，托受高官荫庇，也不愿凭已有的优贡资格谋取一官半职。他立志走科举正途，求得更高的功名。在军旅和各种事务羁绊中，他仍刻苦读书、认真作文，准备应试。离开庆军后的第二年，张謇北上参加1885年春季的顺天府乡试，中第二名，被称

为南元（顺天府乡试第一名惯例上必须是直隶人）。清代南方人中顺天府乡试“北榜中第二者”，至张謇共三人。

在到登州前的十年间，张謇已在江宁参加过五次南方乡试，均不中。而到登州度过四年军旅生涯后，张謇在顺天府乡试得中，而且是南元，登上了科举历程中的新台阶，这无疑为张謇人生的一大突破性进展。更重要的是，“不向纱帽下求生活”，成了张謇的人生戒条。后来张謇高中状元，仍然绝意仕途，自主创业，以实业立身、救国，即使是从政，也没有脱离实业，而是当他所推重的像舜那样的“实业政治家”。



张謇

### 情系登州，不解之缘传佳话

张謇在进驻蓬莱后，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。这里有他对建功立业峥嵘岁月的深刻记忆，也有他对登州及其蓬莱、烟台等地的历史风物和人文景观的美好印象。其中张謇与当地名人万霞如、龚小石结交的故事，颇值得称道和铭记。

1884年正月，张謇家乡受灾，在困难无济之际，向烟台的万霞如、龚小石致信乞贷发赈。万霞如是当时烟台最大钱庄谦益丰银号的创办者，热心公益。刚过二十天，张謇就收到万霞如、龚小石来信，“见借振（赈）款四百金”。他立即回函表示感谢，并由其父张彭年以万、龚借款购粮，赈济给饥民。

当年五月，吴长庆病重，张謇赶抵烟台转往金州（今大连）看望。闰五月吴长庆病逝后，张謇殚精竭虑处理丧事及后续事宜，于七月十二日凌晨抵达烟台，立即在已“还二百番钱”的基础上，“益以六十金偿之”，并再次感谢“霞如与小石仗义良厚”。

那时，张謇因吴长庆已逝，退出了军营幕府，前途未卜，不禁心情忧愤。小石在送别时，谆谆告诫其“谨慎宽厚，为世素浊”。张謇直觉得“长者之意，至可感泣”。他刚到上海就致讯小石，并集句撰联祝寿。回到家乡后，张謇认为借霞如款“亟当措还”，不惜再向朋友借贷，“还霞如二百番钱”，终于还清了这笔借款。在这过程中，万霞如慷慨借贷，龚小石热心帮助，张謇诚信偿款，共同谱写了乐善好施、励人上进的佳话，也凝成了深厚的情谊。

从此，张謇与登州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相传在蓬莱渡海的八仙之一吕洞宾，曾四次来到黄海与长江相交地，驱瘟送药治病救灾，民众纪念他，将这地方取名为吕四。说来也巧，曾在蓬莱生活过的张謇，后来就从吕四开始，向南开垦海滩，建了十多万亩的通海垦牧公司，造福一方、全国有名。1911年，张謇筹建盲哑学校，要解决师资、教材和教育方法诸问题。这年的闰六月，张謇乘船路过烟台时，派二人登岸参观考察美国传教士查尔斯·罗杰斯·米尔斯夫妇创办的启喑学堂。张謇署名告示拟招盲哑教员二人，遣往烟台培训。

张謇对生于蓬莱、逝于蓬莱的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十分崇敬，戚继光也启发了他的边防思想。张謇在1886年科举考试中回答边防问题时，引用了戚继光的有关论述。后来他在家乡举办通海团练时，又借鉴了戚继光的方法。张謇与吴佩孚也多有交往。吴佩孚曾寄给他一幅戚继光的临摹画像，由此张謇知道并欣赏吴的志向。1924年吴佩孚在军阀混战中败北，无奈在鸡公山隐居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张謇写《赠吴将军入鸡公山序》，给予安慰，鼓励他“继武庄（戚继光）而起”。

那时张謇已到晚年，仍对四十多年前在登州的军旅生涯念念不忘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方清光绪庚辰、辛巳之岁，謇随卢江吴武壮公督师防海，驻其水城蓬莱阁之上。仰高空，沧波弥漫，极想乎万里之外，渤碣澹泊，可抚而有。”“渤碣”，古时渤海郡东的碣石，代指燕京之地。可见张謇充分认识到蓬莱海防对燕京即国家京畿重地的拱卫作用，他对登州、对蓬莱是多么一往情深啊！

参考书目：李明勋、尤世伟主编《张謇全集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2年版）